

# 月下挥刀染手黄 飞云江畔络麻种植往事

■虞秋生

秋天，飞云江两岸马屿、陶山和仙降等地的涂田里，一片片络麻高高地挺立着，青黄相间的麻叶随风摇曳。月光如昼，社员们手持砍刀穿梭于麻秆间，刀锋划过麻秆的“咔嚓”声此起彼伏，一排排络麻相继倒下，露水合着汗水湿透了社员衣裳，社员手臂被麻刺扎出点点血迹，双手被麻汁染得焦黄……这是40多年前飞云江沿岸社员收割络麻的劳动场景。

近日，笔者在云江两岸的田间地头、屋前房后和村文化礼堂，与当年的种麻人一起追忆远去的种植往事。



扫一扫，看电子版



络麻成熟待收时

## 垄上点种，念好“疏除施防”四字经

络麻，是椴树科黄麻属一年生草本植物，又名绿麻、牛泥茨。东南亚国家广泛种植，我国开始于清末民初，主产区为浙江、广东和台湾三省。

据浙江省《农业科学通讯》(1957年第二期，下同)刊物记载，瑞安县于1955年在马屿区试种200亩地。之后，种植面积逐年扩大，到1965年，马屿、陶山和仙降三地种植总面积达13000多亩。

那时是集体化生产年代，生产队贯彻国家“以粮为纲”方针，把蓄水性好的农田用于种植水稻，安排江边的涂田、地势高的农田和山坡地等涵养水分差的土地种络麻。

农历四月底，麦熟收尽，络麻种植序曲悄然奏响。社员连续作战，投入到翻地整垄、点种络麻的劳作中来。今年80岁的陶山镇沙洋下村村民戴献云指着田垄告诉笔者，种络麻，要先把农田整理成这样一垄一垄的，每垄宽50厘米

左右，长度可长可短，垄间距15厘米左右。用锄头顶部往已整好的土上敲出浅浅的小坑，坑距以10厘米至12厘米为宜。负责点种的人，把种子点到坑中，每个坑放麻籽三四颗，再撒上草木灰(俗称火泥)即可。4天左右，络麻苗就破土而出了。

络麻生长期通常为4个月，出苗后，田间管理必须跟上，这是保证络麻长得粗壮、麻皮厚实、产量高的关键。今年69岁的马屿镇上郑村村民郑圣满扳起手指跟笔者谈起他的种植经验：“其实，络麻的田间管理就‘疏、除、施和防’4个字。”

据他介绍，络麻苗生长40天左右，要进行疏苗，把多余的、长势偏弱的苗拔掉，使苗株行距分布均匀，苗高基本一致；其次是除草。初夏时节雨水多，杂草长得快，络麻生长的前70天，要除草两三次，待到植株长至七八十厘米高，就不用除草了，因为那时络麻叶繁

茂，草长不出来了；第三是施肥。络麻整个生长期大致施肥两次，前期施农家肥，茅坑里的粪便，猪牛栏中的栏粪(指垫在猪栏里的稻草或茅草，经过猪粪便的长期浸泡，腐烂后而成的混合物)等，中期施日本产的“苏素”(音)，促其拔节壮秆；最后一关是防虫。在络麻生长中期会有“络麻虫”病害发生，那时都用“敌百畏”农药进行喷洒。

络麻品种不同，成熟时间有所差别。早期种植的圆果黄麻，是从台湾地区引进的，农历十月中旬成熟。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开始，瑞安域内全部改种“印度黄麻”，这种络麻成熟期在农历九月与十月之间。成熟的络麻高2米左右，采收时间要根据络麻实际生长状况，最佳时间为花期结束、刚结麻籽时，过期采收，麻皮质量变差，出麻率降低。如果超过20天，地里的络麻只能作留种用了。

## 夜间收麻，强弱搭配夹棍用巧劲

络麻有个与众不同的特性，那就是露水越多越容易夹麻脱皮。

农历十月，秋高气爽，恰是一年之中夜间露水最丰沛的时候。凌晨1点钟左右，社员们穿上旧衣旧裤，戴上手套，急匆匆赶到麻田，开启采收劳动。

采收方式有两种，即砍麻与拔麻。砍麻，右手握砍刀，左手拢住两三根麻秆，一刀砍断；拔麻则是双手拢住两三根络麻，先往前一送，然后使劲往后一拽，连根拔起。

两种办法各有千秋。砍麻地上留下了麻根，下一步需要再处理，增加了劳动量，也易扎伤收麻人的脚；而拔麻则很费力气，人容易累，速度也慢。瑞安域内以砍麻居多。

天放亮，社员们转入夹麻与剥麻。

夹麻，两人一组，可以夫妻搭档，亦可强劳力与新社员配伍。说白了，就是要强弱搭配，力气大、农活拿手的人负责夹麻，另一人则负责拉麻。陶山镇沙洋下村村民许乙相今年68岁，他13岁开始与络麻打交道，是远近闻名的夹麻好手，他向笔者讲述夹麻方式：拉麻的人拿起两三根大小相同的络麻



农民两人夹麻情形(网络图)



农民剥麻情形(网络图)

递给夹麻人，夹麻人把手中的夹麻棍(由两根一尺来长的竹竿或铁管制成，光滑而结实)夹住络麻，拉麻人握住麻

秆迅速往后拉，夹麻人轻轻用力，让夹麻棍从麻秆上不轻不重划过，夹掉麻秆上的叶子，同时让麻皮与麻秆的接触面松动。接着，拉麻人再把络麻送给夹麻人，夹麻人双手手腕向下一弯一拧，用恰到好处的气力，让麻秆从夹棍中滑过，“吱溜”一下，麻皮与麻秆分离。

夹麻是农活中较有技术含量的一项劳动。夹得太紧，拉麻人拉得吃力，影响剥麻速度不说，且易把麻秆弄碎，麻秆的利用大打折扣；夹得太松，拉麻人倒是轻松了，但麻皮与麻秆分离不彻底，增加剥麻难度。夹麻中还要特别注意，麻皮与麻秆分离时，必须让麻秆朝向地面，否则，麻秆可能戳向拉麻人的脸，甚至眼睛。

剥麻比较简单，把夹过的麻皮从麻秆上拉下来即可。不过，剥麻时间久了，汁液会把手掌染得焦黄的，时间长了，手指会开出一道口子。老人们常说：“剥麻人的手指，比麻皮还糙。”有的社员手指被划伤，缠上橡皮膏，活像捆扎的一段一段香肠，局外人看见，都觉得滑稽。

## 或晒或沤，处置不同用处亦不同

剥好的麻皮有两种处置办法，一种是直接晾晒干，一种是沉放水中沤。选择晒或沤，取决于当地习惯做法和收购站的收购意向。

笔者在仙降上河村附近寻访昔日络麻地时，遇到73岁的村民林秉权，据他介绍，仙降这一带都是采取麻皮直接晒干的方式。天气好，社员们就地找一片空旷的麻地，把麻皮直接晾晒在田垄上。

若遇到雨天，则将麻皮挑至生产队仓库或祠堂里，暂时晾在地上，天气转好，再拿到外面放在支好的竹竿上。晒干后的麻皮直接送当地收购站过秤拿钱，个别交给公社指定的社队打绳厂加工。直接晒干的麻皮，只能加工成绳索，用于船上、建筑工地和群众日常生活。

用沤的方式，则是把麻皮捆扎好，扔到河里浸泡20天左右，再拿上来，在河边的石头上用力反复摔打，或者用洗衣服的木棒来捶打，直到把麻皮上的青皮除去，剩下白白的麻筋，晒干后交收购站。杭州萧山一带大多采用这种办法。麻筋可以加工成高强度的细丝，用于纺织麻袋，织成麻布，做衣裳。有诗云：“粗麻秋冬做寒衣，细麻春夏贴身轻。”

《农业科学通讯》记载，瑞安这一带络麻亩产255公斤，上世纪七十年代，50公斤干麻皮收购价为17元，因此每亩产值约为85元。稻谷买卖价50公斤为6元，按亩产550公斤计算，亩产值为66元。由此可知，当时种络麻的经济效益

好于种稻谷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，我国化纤工业飞速发展，产品质好价低，使得络麻价格一路下滑，致使种植面积急剧下降。加上分田到户和供销社体制改革，种络麻的农民越来越少。1984年，飞云江两岸络麻彻底消失。

四十年前飞云江两岸社员(农民)种植络麻，既是一种生计需要，也是一种农耕文明实践，从种到收，每个环节都浸透汗水，凝结着智慧。当化纤的浪潮席卷而来，这延续数十载的麻事终成过往。然而，那些沾满露水的劳作，染得焦黄的双手，连同月光下沙沙作响的麻林，早已沉淀为飞云江岁月长卷中最温暖、最坚韧的一页记忆。



林庆云宅

瑞安旧城内的忠义街，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化记忆。早年，在街道北侧，有一幢坐北朝南、气势恢宏，具有典型地方特色的清代建筑，那便是林庆云故居。如今，它作为文化保护遗迹，已整体移建至百米见外的利济医学堂东侧。

林庆云(1915—1946)，字志甄，瑞安城关人，系“东瓯三杰”之一陈献宸的侄孙女婿，陈谥的妹夫。他雅爱乡邦文史，崇尚永嘉之学，为人慷慨，乐助公益，是民国时期本邑著名的慈善家。20世纪30年代初，正是他出钱、出力、出场所，助建瓯风社，创办了名噪一时的《瓯风杂志》，为家乡人民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。

1933年11月20日，林庆云与陈谥在浙南名师刘绍宽的支持下，汇集同郡多位俊彦之士，在瑞安杨衙街(今忠义街)利济医学堂求志堂，发起成立瓯风社，主要成员有刘绍宽、王理孚、黄式苏、高谊、梅冷生、陈仲陶、池志激、林损、孙延钊、李笠、李孟楚、宋慈抱、陈谥、陈准、张扬、林庆云等16人，都是温州各县学术界名流，其中数林庆云最为年轻，未届弱冠，即被推举为总理事。从此，小伙子将满腔热忱都投入到了瓯风社务之中。

结社办刊需要大量资金支持，林庆云义无反顾，除主动承担费用开支外，还把自己的私宅作为社员雅集场所。瓯风社出版的《瓯风杂志》，属传承地域文化的学术性刊物，主要以刊载瓯郡前哲遗稿，发表今人近著，传存瓯郡地方文献为职志，以期达到敬恭桑梓，昌明故有永嘉学术，正俗解蔽之主旨。1934年1月开始正式发行创刊号，由书法家池志激题写刊名，铅字排印，为古籍线装书版式，共70页，每页600余字。

《瓯风杂志》面世后，成为温郡学者发表作品成果的园地，既有专著诗文，又刊印了孙诒让、陈献宸、宋恕等多位乡贤的遗作，“使瓯路之邦，复为东南邹鲁，风气所被，几及苏、鄂、闽、粤各省”。林庆云更是乐此不疲，整天忙得不可开交，将每期杂志寄赠全国各地图书馆、藏书楼及有关人士。

1936年10月，杭州举办全省文献展览会，瓯风社积极参与文献搜集活动，为展览会提供了大量证品。据刘绍宽的《厚庄日记》所载：“瑞安由陈穆庵、张宋庵、林庆云三位经手，甚有条理。搜得宋、元、明乡间碑版颇多，名人照片有数十张，资本皆出林君。”这次展览扩大了永嘉之学的影响力，提高了瑞安的知名度。刘绍宽嗣后评论道：“各县新进之能为国学者，以瑞安为最，永嘉第二，乐清第三，平阳第四。”

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，由于时局动荡，《瓯风杂志》被迫停办。这期间，林庆云被推举为东北小学校长，虽然没有从教的经验，但他知人善任，紧抓师资这一环节，聘请年轻有为的张翎中、王继尧、李崇岳、李藩等老师任教，使学校面貌为之一新。后来，他任命张翎中为教导主任，让她主抓教务工作，使全校教学水平大为提高，在全县各项活动中屡获冠军。东北小学由此声名远扬，连县长和平阳等地的一些家长，也想把子女转学来此读书。

不过，办学抓教育，是需要花钱的。抗战时期，政府财政困难，学校入不敷出，年年赔钱。身为校长的林庆云，为此负债累累，不得不变卖家产，竭力维持。社会上有人看不惯他热心公益、倾尽家资的义举，反而加以恶意的嘲讽。林庆云却本着“国难当头，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”的信念，不为所动。

1943年，他还受政府任命，毅然承担起救济院院长的职务。瑞安救济院创办于民国初年，包括育婴堂、孤儿院和利济医院，其经费主要依靠民间募捐和从义仓中拨划一定配额的粮食来维持。当时，救济院的保姆、员工和孤儿有150余人，大家的伙食、保育员的

# 林庆云：疏财行善 乐襄义举

马邦城

工资全得靠林庆云一人去解决。为了躲避日寇的骚扰和轰炸，他把救济院搬到沙洋山边的寺院里。结果坐吃山空，资金耗尽，他不得不变卖家产，靠举债维持日常费用开销，最终竟落入被高利贷盘剥的深渊。

尽管困难重重，林庆云还是竭尽全力，顽强支撑下来，移址沙洋的那段时间，育婴堂里没有死过一个婴孩。想不到屋漏偏遭连夜雨，此时，庆云的爱妻竟然过早逝世。林家原本殷实富足，除田产外，南门还有鱼成行等店面。但林庆云一向仗义疏财，乐襄义举，结果使得家境每况愈下，妻子死后，更是负了一身债。

最后，他不得不辞去救济院院长的职务，变卖掉南门店面、家中细软和大部分田产，还将住房东侧一半抵债出去，总算从债台高筑的窘境中脱身。这时，抗战也胜利了，他本来完全可以舒一口气，重新施展拳脚干一番事业的，却不料突患伤寒，于1946年正月十六日，离开了人间。

“其人虽已没，千载有余情。”瑞安人民是不会忘记林庆云的，多少年过去了，他那疏财行善、乐襄义举的功德，仍为许多人所津津乐道。

